

上一代愛國者是怎樣煉成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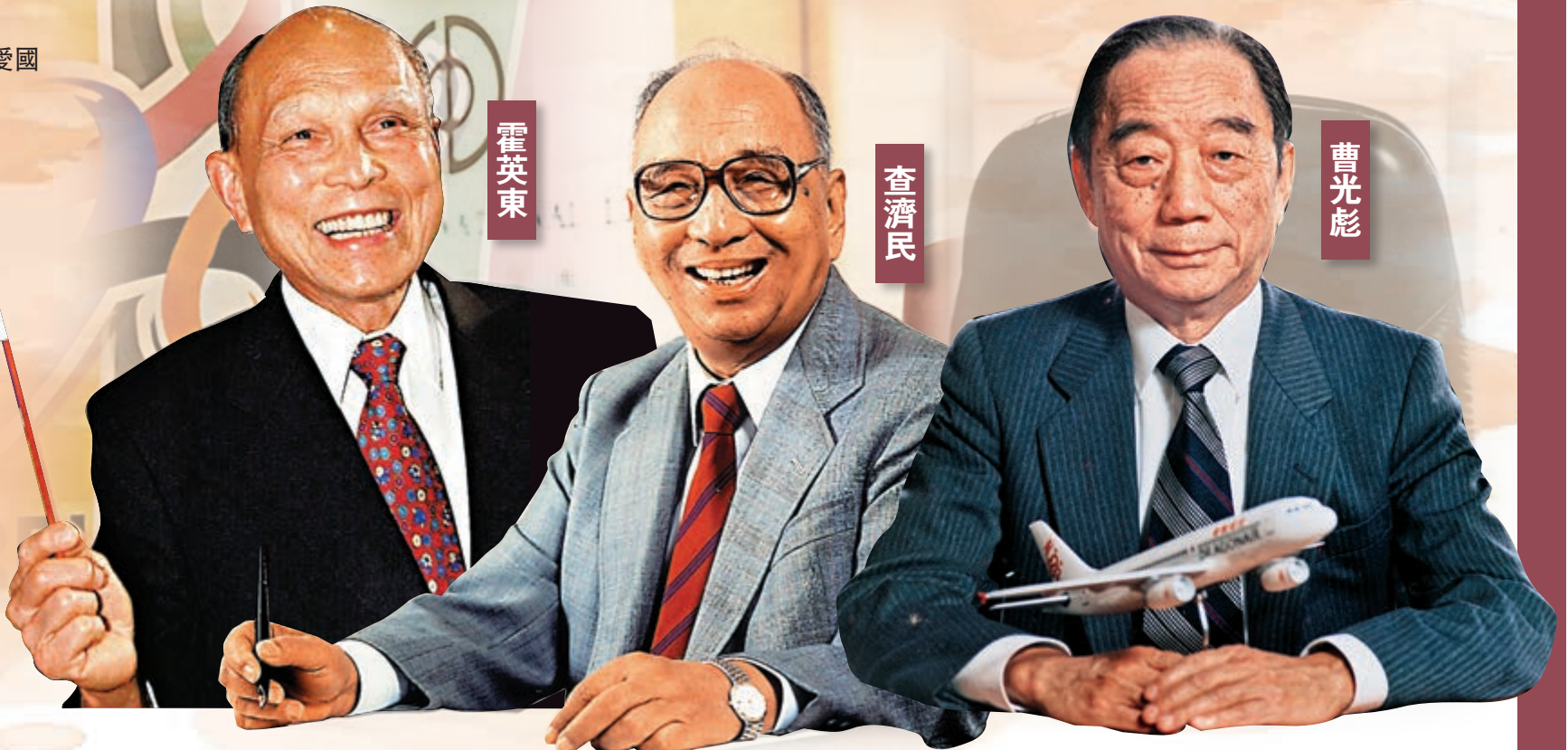
愛國者事跡

愛國者治港，是近日最受香港社會關注的熱門議題。

然而，什麼叫愛國？怎樣才算是一位愛國者？在一些人中卻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不同說法以至爭論。那麼，就讓已故霍英東、查濟民及上月離世的曹光彪等上一代愛國愛港人士來「現身說法」，重溫一下他們為什麼會愛國和怎樣愛國，以至最終成為一位實至名歸、言行一致的真正愛國者的事跡。

愛國為他們帶來了榮譽、地位和財富，然而，他們的愛國不是為金錢名利，更不是為什麼一官半職，他們的愛國很簡單，就是一句話：做中國人要爭氣！

葉中敏（文）



霍英東

查濟民

曹光彪

說霍英東、查濟民、曹光彪三位是愛國者，大概任何人都不会有異議，他們的愛國不是掛在嘴邊說說，而是大家都有目共睹，看得見和摸得着的事實。霍英東抗美援朝運送物資，冒險犯難，以命搏博，又是國家「申奧」成功的一大功臣；查濟民設立首個國家科技獎「求是基金」，推動科研事業，重獎科學家；曹光彪改革開放第一個回內地投資設廠，開「三來一補」先河，又在九七回歸前創立「港龍」航空公司，維護繁榮穩定和國家利益。三人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愛國貢獻，不勝枚舉。

而且，較鮮為人知的是，這三位上一代愛國者生前是好朋友。曹光彪五十年代初期自滬來港，一心重操故業，開辦毛紡廠，但當時的香港缺乏廠房廠地，比曹早一步來港的查濟民，已經在荃灣買下大幅土地，設立中國染廠，知曹要開廠，就讓出了一些廠房，而曹的毛紡廠自澳洲進口的羊毛原料需要漂染，也交由查的工廠代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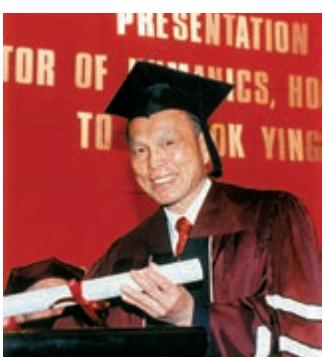
當年，曹光彪也從事進出口貿易，與華潤公司有生意往來，知悉內地需要輪胎、鐵皮和西藥等物資，但被美國實施封鎖禁運而不可得，而曹於戰時在上海幫助過一些逃難的猶太人，這些人後來在歐洲做生意，曹遂通過他們進行採購，物資到港後交由霍英東的船隊運送到內地。曹光彪後來一直記得，霍英東做事很講義氣，物資落船前先付清貨款，運輸途中風險或損失由霍承擔，貨到後才憑收條收取運費。

歷戰火傷痛 悟有國才有家

而當年如霍、查、曹這些開始在港創業或掘得「第一桶金」的人士，身上都不可避免地背負着歷史和時代的傷痕。霍英東晚年仍清楚記得，他青少年時讀書成績不錯，但一天早上從灣仔住處坐車往皇仁書院上學，在火車站就聽到炮聲和途人亂成一片，日本侵略軍已經登陸香港，自此他失去學習機會，要到啟德機場「搵石仔」、鋪跑道，換取「六兩四」養活母親和兩個姐姐，工作稍有遲緩就會被日本兵和工頭暴打一頓，當時他瘦得不似人形，只餘「一樹骨」。

同樣，在運送抗美援朝物資時期，當年港英殖民管治貪污盛行，「派片」已成「例行公事」，一般水警分得不多，分得最多的是「鬼佬幫辦」，但只要有一點不如意，拳打腳踢還是難免。有一回，霍英東被一名洋警司當胸踢了一腳，倒在甲板上半天站不起來。

國家被侵略在鐵蹄下生活的痛苦，在外國殖民政府管治下所受的屈辱，是霍英東一輩子不會忘記的心底傷痕，同樣，這些傷痕也成了激勵他要抬起頭來做一個中國人的決心和動力，更令他深深體會到「國弱被人欺」、「有國才有家」的道理，他一生的愛國和「奧運夢」，也就是「強國夢」的反映。



▲霍英東獲美國常春藤大學頒授榮譽學位。



▲霍英東向獲得冬奧會首枚金牌的運動員頒發重達1000克金牌。

「中華民族騰飛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」

同樣，青少年時期在杭州生活的查濟民，每天路過「求是書院」（即後來的浙江大學），總是想着自己有一天要成為這裏面的莘莘學子一員；然而，日本侵略者的無情炮火轟碎了無數如查濟民一樣中國青年的成材夢，他們被迫輟學出外打工。查濟民一直沒有忘記，他最早當學徒的常州大成染廠，是其岳父劉國鈞所開辦，因為規模和名氣大，成為日本侵略軍的重點空襲目標，全部廠房被夷為平地，工人、家屬死傷無數。當時年輕的他，負責把一部分僅存的機器運往重慶，沿江而下，途中下有激流、上有炮彈，險些翻船、葬身波濤。

晚年的查濟民愛讀詩，他步陸游「示兒」詩的原韻，也為了一首「示兒」詩，末兩句放翁原詩是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

毋忘告乃翁」，查濟民將之改為：「中華民族騰飛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」，愛國之情，一生不渝。



▲查濟民設立首個國家科技獎「求是基金」，圖為他在頒獎禮上致辭。

忘脫帽鞠躬 被日軍打幾巴掌

而對上月剛以百歲高齡離世的曹光彪來說，當年就讀上海青年會中學，某日騎自行車上學途中，路過一日本兵崗哨忘記下車脫帽鞠躬，被日兵連搗幾個巴掌，是一生難忘的恥辱。而謝晉元團長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，女童軍冒死送國旗入內激勵士氣等，對今日香港年輕人來說，只是電影中的「故事」，但對曹光彪來說，那卻是親身經歷、親眼目睹的慘烈一幕。

正是這種植根於內心深處的國仇家恨和生活經歷，令上一代如霍、查、曹等自小知道有國、長大懂得愛國，而且在個人事業有成、人生邁向輝煌之際想到要盡自己的一分力報國強國。他們熱愛新中國，是因為國家給了他們希望，讓他們看到了一個已經不再受欺侮和侵略的、站起來了的中國。



▲1978年，曹光彪（右一）在廣東珠海創辦香洲毛紡廠，開創了「補償貿易」先河。

遭港英打壓 更激發愛國心

今天，「一國兩制」下，在已經回歸了將近二十四年的香港特區，愛國是一種榮譽、一份功績，是受到讚揚、表彰以至有「獎」的；然而，在霍英東他們那個年代，愛國、愛新中國，卻是一種「原罪」，不僅不會被讚、受獎，還會遇到重重阻力、種種打擊，以至懲罰。今天，愛國會有所得着，但當年，愛國卻只是一種不求回報的付出。霍英東、查濟民、曹光彪，創業和成功的路都並非一帆風順，且受過不少挫折，而受挫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愛國。

星光行落成一年 不給駁水電

霍英東生前，眾所周知，一直被冠以「走私起家」的惡名，他也一向不解釋，直到八十壽辰那天才首次開腔作出回應。他認為香港一直是自由港，但當時英國殖民政府跟隨美國封鎖禁運，以致貨物進出無法「報關」；他也不是靠「走私」致富起家，抗美援朝運送物資全年收入，不及他後來「賣樓花」一個月的所得。

然而，港英殖民政府後來卻以「走私」這一莫須有罪名，對霍英東的正當營商行為進行百般打壓，尖沙咀星光行落成一年後仍不給駁水、電和電話，美國領事館也對租用星光行的商戶辦簽證等進行刁難，最後迫使霍以低價將星光行出售予英資「置地」。今天高談什麼民主自由的年輕人，有聽過這種「逼人賣樓」的自由嗎？

港龍被限「一航線一公司」慘蝕

同樣，英國不是自由民主大國嗎？然而，回歸前，曹光彪根據基本法條文所列，香港航空權歸香港特區而創辦「港龍」航

空公司，但港英政府立即進行打壓，一日之內在立法會通過「一航線一公司」法例，「明火執仗」的保護英資「國泰」利益、封殺「港龍」出路，以致「港龍」開業初期只能飛「國泰」不屑一顧的東南亞小城市而虧蝕嚴重。今日高唱公平公義的香港年輕人，又知道不知道這種「一航線一公司」的公平和公義？

毫不例外，當年以愛國知名的查濟民，在發展愉景灣項目時，同樣也是遭到港英政府這不批、那不准的諸多無理限制和刁難，居民出入只能乘船，連接東涌的道路多年之後才開通。



▲神舟總設計師戚發軔向查濟民（右）贈送神舟模型。

捐贈與投資 付出不求回報

投入百億元 未賺過國家一分錢

然而，對霍英東、查濟民、曹光彪這些真正的愛國者來說，港英殖民管治者的打壓只會進一步激起他們的愛國心和報國志，在國家邁向改革開放之初便已全情投入，積極進行各項投資、合作和捐贈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霍英東歷年對內地體育、醫療、教育、基建等的資金投入在一百億以上，而且全部是捐贈而不是投資，霍英東對國家是「只求付出、不求回報」，可以「大大聲」的說一句從未賺過國家一分錢。

同樣，查濟民當年斥資數億購入的國營企業「杭一棉」、「常一棉」，全是「蝕本貨」，改造花了不少錢，連兒子查懋聲也和他爭論錢為什麼不投向高科技而要投入「夕陽工業」。

曹光彪上月離世後，子女初步計算，老父生前投資合資的內地項目大小逾五十項，幾乎沒有一項是賺過錢的。

霍、查、曹，營商一貫以精明見稱，他們是不懂投資之道、唔識做生意嗎？答案是「非也」。他們對內地的投入完全是為了支持改革開放，希望為國家富強盡一分力，而不是為了賺錢。當然，他們的投資、合作或捐贈都不是盲目的，愛國之餘也是一種創新和嘗試，而不論「成敗」，對內地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。

百歲卧病榻 仍關心中美關係

而且，上一代國愛者，如霍英東、查濟民、曹光彪，不僅言行一致、身體力行，而且還是國家和中央的「益友」和「諍友」，對一些政策、措施以至具體項目不是一味贊成、只講好話，只會當Yes Men，而是經常會提出一些不同意見和切實建議，協助相關領導和部門更好了解情況，作出正確決策。他們的愛國不僅是一腔熱血或滿腔熱情，而是建基於對歷史、文化和國情的認真研究和深入了解，他們都關心時事、經常讀書看報，對國事、港事和世事都有所了解。上月一百零一歲辭世的曹光彪先生，在病榻上的日子始終不忘要知道新聞，最後關注的議題是新總統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有無改善……

愛國，要有真心、真情，也要有真正的、扎實的理解和執行能力。愛國者治港，是愛國能人、賢人治港。上一代的霍英東、查濟民和曹光彪，有能力、肯承擔、講真話，堪稱「愛國三大賢」，足為今日楷模。



▲曹光彪（中坐者）捐款二百萬元設立「大公報新聞獎」，並與得獎記者和編輯一同合照。